

湖南

抗战老兵

口述录

湖南图书馆 编著

下

70多年前，他们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，转战三湘大地，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抛头颅、洒热血；70多年后，他们大多风烛残年，病痛缠身……老兵们的口述，还原了历史真实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民族在烽火中的隐忍和抗争。他们，是中华民族抗击侵略，实现家国复兴的时代群像。



K265.06
1066-B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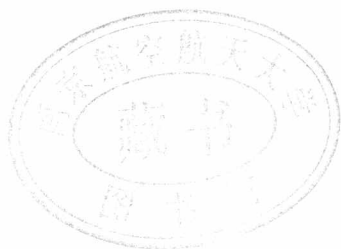
NUAA2013085625

湖南 抗战老兵

口述录

湖南图书馆 编著

下



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2013085625

口述五十一 在雪峰山，我们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

口述人简介



杨礼成，1928年7月出生，湖南隆回县人。1944年入伍被编入国民革命军74军51师153团2营4连，1944年末参加湘西会战，之后随军迁到二线改装。1945年4月21日受伤到芷江疗伤，6月份，从龙潭补充改装到100军51师。1948年跟随100军参加淮海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1949年10月20日随军渡长江。1950年到福建省修公路，为攻打台湾做准备。1951年4月编入第三野战军，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抗美援朝后回老家务农至今。

我出生在1928年7月22日，是邵阳市隆回县石门乡芙蓉村人。抗战后期，湘西会战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日军已经接近了我们芙蓉山村。当时大家就只会逃跑，我想逃跑要跑到何时才能结束？还不如加入抗战的队伍，用枪杆子打敌人，可能还靠谱些。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，抓到我，我就跟着他们走了。

到了部队后，我被编入74军51师153团2营4连。我是炮兵，那个时候炮兵排每个连只有1个，后来到洞口1个连只有60个人。之后，炮兵就编到步枪排去了。1944年年末，我随同部队到了隆回县周旺铺，在那个地方我们与日军激战了3天。为了痛击日军，我们部队迁到二线改装，退到了洞口，为1945年最后战争反击做准备。我在抗日战争中主要参加了湘西会战，但是到了两个战场。

我们军队在周旺铺还有岩口铺这个地方防守，日军进攻的路线是从衡阳

第74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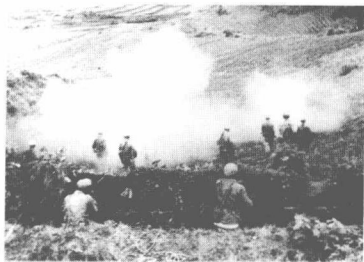
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，由王耀武第51师（辖周志道151旅、李天霞153旅）和俞济时第58师（辖吴继光174旅、邱维达172旅）合编而成，俞济时任军长，冯圣法继任第58师师长。全军共8个团，2.1万人。曾参加淞沪会战、徐州会战、长沙会战、常德会战、雪峰山等多项战役，多次重创日军，致使日军闻风皆丧胆，曾有“抗日铁军”的称号。1945年5月，在雪峰山战役中，74军再次显示出抗日铁军的雄风，给予日军以重创，获得两面“飞虎旗”。8年抗战中，74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，尤其是在德安、上高、常德3次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，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，被誉为抗日铁军，连美军顾问团都曾有过“中国只有74军能打”的赞誉。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74军空运南京受降，并担任南京守备，因此被称为“御林军”。1946年3月，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。

岩口铺的320国道上去。74军是从衡阳缓慢退走的，衡阳的那一仗，主要战斗的是湘军60军，1个半旅不足9000人和鬼子13万人激战了3个半月，60军将近9000人从衡阳出来只剩了2000人，伤亡惨重。论胆识，不论在哪个战场上都属湘军最勇猛。衡阳会战失守后，日军兵分两路，一路就走广西，从柳州到贵南；一路就走320国道上去，目的是从湖南的芷江县到贵州贵阳会师。广西那一路从广西柳州到贵南梅子铺那里，西调部队也已经到了贵州，离贵阳市还有60里，准备走320国道上到贵州贵阳汇合，准备包围重庆。但是，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。他们沿320国道上来，由于我们在周旺铺这围堵，他们没能到贵阳那边与其他部队会合。

当时周旺铺的战略地位是很重要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才打这一仗，因为其对面是芷江，同上面的尖岔道，三面是水，是易守难攻的档口，日军就从滩头那边上去。这一仗日军打败仗后往后迁，18军沿320国道追，过去的马路都被破坏了，挖了坑，只能走单人，双人和车子都过不去。抗战中牺牲了不少将士，隆回

第18军

堪称陈诚的起家资本，陈诚军事集团别称“土木系”中的“土”字即代表着18军骨干部队11师，“木”则代表18军，它也是罗卓英、黄维、方天、胡璉等将领日后赖以晋阶的基础。18军是国军5大主力中建军最早、历史最长，在军阀混战、对日作战、国共内战中屡立战功，为蒋介石与陈诚所心爱之嫡系部队，其骨干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，与敌作战时又都能以身作则，堪称主力王牌。1944年11月，作为嫡系主力，得到了第一批换装美械的待遇，使得战斗力大幅度提升。在不久之后的湘西雪峰山会战中表现突出，和74军联手作战，给日军重大杀伤。（整个战役历时55天，击毙日军12400多人，击伤23300人）



英勇作战的18军战士

100军阵亡将士陵墓

位于隆回县桃洪镇双井村和尚岭。据碑文记载，1945年3月，日寇纠合8万余人，由中将军团长板西一郎指挥，企图进犯湘西芷江空军基地。担任资水西岸守备的国民革命军100军在唐田市、岩口铺和隆回芙蓉山、青山界、罗洪等地与日寇展开20余天的浴血奋战，终于尽歼西犯之敌。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秋，在桃花坪城郊灵屋山（今隆回县文化宫背后）修建公墓一座，以纪念阵亡将士。抗日阵亡将士墓坐北朝南。墓表用青石方料砌成，呈正方形，边长3米，高1.4米。正面嵌有高1.2米，宽2.1米石碑。碑文1300余字，文采斐然，书写端庄，系国民革命军第100军军长李天霞所撰文，师长徐志勛书丹。



100军阵亡将士陵墓

县人民大会堂隔壁的山顶上，当年守这里的100军牺牲的将士现在还埋在那里。县城里面，还有100军的阵亡将士陵墓。

我们部队到了洞口县的花桥镇，还只过了七八天，日军就从滩头那边上到小夏庄了，把我们的部队包围了，我们只能赶紧上溆浦。到了溆浦后，日军又超过了我们。于是上面就命令，要我们赶紧上洞口来战斗，那时候只要是上面的命令，规定你的部队何时赶到，就必须准时赶到。

3月9日，我们的部队到了上溆浦和洞口的山上，山的东边是洞口，西边是溆浦。我们与敌人在山上就碰面了，大概是12点钟的样子。日军先到达了我们的指定地点，在我们上山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山上，并且开始挖战壕了，我们从下面看，可以看到他们的铁帽子在反光，还可以看到他们挖战壕的铲子一起一落。连长一喊冲，我们为了夺回那个地方，冲锋了3次才把日军占的这个山打下来。我们1个连140多个人，死伤了60多个人，3个副排长牺牲了，2排排长、6个班的班长倒下了。敌人从山上面

丢手榴弹下来，我们在山下面也不能丢手榴弹上去。因为对地形不熟，又是山路，在山上还有大风，冲锋了3次我们才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3排长带20多个战士从右手的山上面迂回过去，到日军后面打，这才把日军赶走。日军一走我们就追，追到洞口和溆浦两个大山包上。那是双方军队的必争之地，我们站在山包上，就可以观察到东面几十里的地方，如果日军站在山包上，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几十里路，谁控制这个地方谁就能取得胜利。

从3月9日晚上一直到4月19日，我们双方部队在山冈上进行了40天的拉锯

湘西会战前敌我形势概要（1945年4月8日止）

敌军当面对我，为攻占芷江及破坏我一切反攻准备，巩固其湘桂、粤汉路之交通，自1945年3月下半年以来，先后以74D主力于兴安、全县间，68D之58B于东安、零陵间，116D于邵阳附近，40D一部于衡阳、衡山间，47D于湘潭、湘乡、永丰间，64D于长沙、宁乡、湘阴、沅江间，伪和平军第2师于衡宾公路西段各地区，分别集结，至4月初旬，兵力已达8万，企图分进合击，包围歼灭我野战军，一举进出安江、洪江，占领我东南要地芷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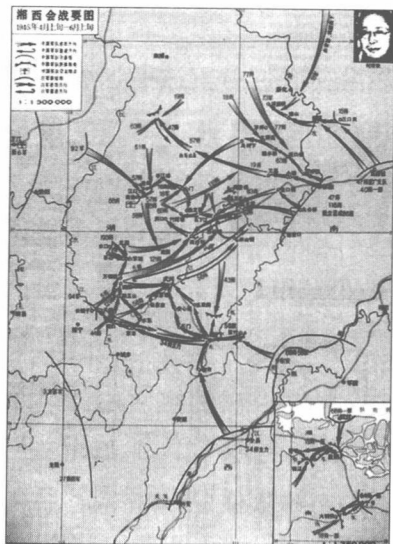
我军方面军于1945年3月初旬由24AG改编，仍辖18A、73A、74A、100A（第19、63两个师）。各军自1944年5月下旬以前，陆续参加长衡会战、邵阳保卫战、策应桂柳会战及黔桂会战，并以突击队同【向】湘桂、衡宝、潭宝、长衡各路袭击破坏，我军之交通及后方诸设施泰半均在战斗之中伤亡损耗，未及补充，各部队仅能实战地机会教育，迄1945年4月初旬，方面军之一部，守备广西资源经湖南新宁及邵阳、湘乡、宁乡各西郊至益阳亘洞庭湖北岸，广达1100百余里正面之阵地，主力分别控置于武冈、洞口、新化、桃源各附近筑工整补；并遵层峰命令，开始以18A、73A及74A变更编制，改装美械。甫及实施，敌寇即向我窜犯，各军均移于作战，编制亦即中止。

战，白天日军占了，晚上我们又要去夺回来，白天我们夺回来了，第二天又被他们夺走了，就是这样坚持了40天。那个时候还下雨，战斗非常困难，下雨了就只能用山边上的树叶挡一下，我们的部队都是穿着草鞋，条件相当艰苦。炊事房离打仗的地方有10多里路，如果送饭菜来的人在路上被埋伏的鬼子打死了，就没有人来送饭了，我们就只有挨饿，总是饱一天饿一天的，山上面有笋子、蕨根，饿了就吃几根笋子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打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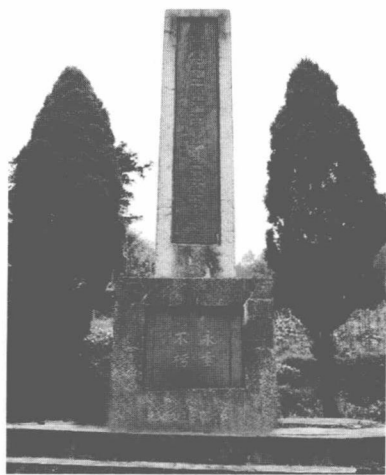
4月20日，我们退下二线休息，当时来接我们防的是73军。接防的那一天我们就出城了，由于在山上淋了雨，衣服被风一吹就发味了，我们还有一点点换的衣服，衣服换下来就要晾一下，但刚把衣服晾起，战斗集合号就吹响了，就要全副武装到（洞口）江口去。10点钟接到上级命令，日军已经到塘湾镇了，所以我们要在黄昏前赶到塘湾镇，从龙潭到塘湾镇有60里路。

在山沟里面行走是非常难的，作战之后我们的身体也都非常虚弱。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接近黄昏了，日军的骑兵队已经到了，一听到马蹄声，我们就知道日军来了，就放了一枪试探虚实，我们枪声一响，日军那边就打枪过来了，但是晚上还没有交火。当兵的都知道要站在制高点才能打赢对方，我们听到枪声一响，就往东边山上跑。那天晚上，日军也往山上走。天亮了，4月下旬的高山上总有点云雾，那天还有点微风。日军也到了山头。

突然，对面山上的日军“啪啪”打了两枪来，我们龚排长的勤务兵，一个



湘西会战要图

陆军第七十四军湘西会战阵亡将士
纪念塔

叫王力的小伙子倒下了。排长看到后回了一枪过去，那边又打来了几枪，听到枪响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开始战斗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王力已经牺牲了，排长负伤了，肩膀留了很多血，眼看就要牺牲了。当时只剩下我和1个班长，班长叫尤飞，福建人。我们刚把排长包扎好，就看到有日军扛着枪上来了。山上有很多毛柴，我们就借着毛柴和云雾把排长掩蔽好。

刚做好这些，日军就上来了，班长就喊了一声：“上刺刀！”班长懂点武术，日军刺刀刺过来的时候，班长把日军刺刀挡下后，横起一枪就把日军的枪挡开了。班长向日军脸上戳过去一枪，眼珠子都戳出来了。如果不是班长当时戳了那么一枪，我现在哪里还能坐在这里跟你们谈话啊！刺刀刺到了我，幸运的是，当兵的都有个子弹带，6寸多的子弹带沉下来的时候正好挡住了刺刀，里面有10发子弹，我还穿了棉衣。如果没有这些挡住，或刺刀再加把力，就刺穿了。当我倒下的时候，班长还不知道我受伤了，班长继续与两个日军搏斗。我爬起来，当时还不知道痛，就端起枪，

对着倒下的日军打了一枪，然后又倒下了。这次就知道痛了，还感觉衣服里面热乎乎的，而且还湿了。

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山头打了一个星期，手榴弹声、喊杀声充斥了整个山头。由于我受伤了，21号我就离开了前线到芷江疗伤去了。这类英勇战斗的故事太多了，战士们太勇敢，也牺牲得太惨烈了，在山上陈排长，1个人杀死4个鬼子，杀伤了8个鬼子，中了8刀才倒下。5月1日，18军从洞口来接我们74军

的防。

抗战受伤了，我就到了芷江治伤。6月份之后就从小潭补充改装，就是把那些武器、枪炮都调换成美式装备，来到了100军。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原是打算把我们74军空运到南京的，后来72师空运到南京了，我们51师就到衡阳去了，到邵东就离开了。我来到100军以后，跟100军的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。之后离开了国民党，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淮海战役结束后就继续向长江口前进，在1949年10月20日渡长江。

6月份时，朝鲜战争爆发了，我们全力以赴转去抗美援朝。我们部队是1951年4月份赶赴朝鲜的，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被编入解放军第3野战军。那时候在朝鲜，24军和26军是专门对付美国第6舰队的，部队有3万人，武器装备也相当先进。我在朝鲜待了3年。抗美援朝之后就直接回到了家乡隆回县芙蓉山村，一直务农至今。

杨礼成
2012.3.16号

口述五十二

日军就是在我们的大礼堂投降的

口述人简介



刘卓成，1918年出生，邵阳市邵阳县岩口铺丰江村人，1939年入伍抗日，最初投入邵阳宝永师管区第2补充团1营5连、是上等传达兵，后升任上士文书、准尉特务长、司令部准尉附员等职。因宝永师管区改编为邵新师管区，被裁编。他转投芷江宪兵第10团团部，当准尉司书1年。因母亲重病，请假探亲超过假期，被免职。最后投入芷江空军第九总站。

我家几代农民。小时候家境贫寒，我只在私塾读了7年老书。我出生那时候，现代公办学校刚刚创办，一般人家读不起公办学校，像我这种贫寒子弟只能在私塾听老师讲课。我记得那时候学费是一担谷子一年，很便宜。

我在私塾读书的时候，接触到了爱国主义思想，对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这句话深信不疑，认为国家的事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事。1937年



图为中国驻军第29军在卢沟桥奋起反击

“七·七”事变发生后，蒋介石下令征兵，私塾先生教育我们说：“国家遭到侵略，青年都应该挺身而出。”

我家有4兄弟，但是长兄年龄出界了，我排行第二，父亲只送我读了书，家里其他人都是

文盲。当时的征兵的政策是“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”。征兵采取抽签的方式，我没有中签。但是受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、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等观念的影响，我决定投笔从戎。后来我先后介绍堂兄、内弟等10余名亲戚朋友参军抗日。

我是1939年入的伍，最初投入陆军部宝永师管区第2团1营5连，是上等传达兵，当时叫做通讯兵，主要是送信。我只干了半个月，连长看到我有点文化，就把我调去文书室，做了文秘，不久升了上士文书。后来，我被调到宝永师管区征兵部，负责接待和培训新兵。宝永师管区是宝庆永州成立的一个师管区，主要是接兵送兵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往返于乡政府与县政府之间，乡政府征兵后送到县政府，县政府交给我们训练6个月后，再将队伍输送到抗日前线。

我在宝永师管区接兵送兵，总共送了两次。第一次，骑兵打到南宁来了，我就送兵送到南宁，第二次是打到湖北沙市，我就送兵到湖北沙市。我送了两次兵回来就升了一级，升为特务长。之后我在邵阳市干了两年，后来“宝永师管区”改编为“邵新师管区”，由于没有具体工作，我被调到司令部当了附员，负责办理征兵工作，那是个芝麻官，也是个闲职。

修筑芷江机场

1937年10月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电令湖南省政府，要求在芷江兴建一个1200米见方（长宽各1200米）的大型机场。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从芷江、麻阳等11个县征集19000名民工。于1938年1月正式动工。机场的规划、设计、组织施工等全面技术工作由工程师林泽群、黄彰任两个负责。经过民工们的日夜苦干，1938年10月，除完成了2000亩机坪及1600米的跑道扩修任务外，修建了导航台、指挥塔、疏散道具等工程设施。经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。随后机场开始使用。

后来，我给国民党军政部打了一个报告，希望调整工作。当时军政部是何应钦当部长，他就让我到耒阳去做兵工研究，我感觉自己是读私塾出身，文学还行，搞科学并不在行，就决定不去了。

1938年，我听说我们有一个副营长在芷江负责修飞机场，我就跟他走了。那年大旱，修飞机场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。我干了一个月以后，恰逢宪兵第10团招考，我就去报名，结果考进去了。我在第10团团部当准尉司书1年，1941年，我母亲得病了，我就请事假回家看望母亲，没想到后来就回不去了。在我回家后，我们团换了团长，原来的那个老团长叫郭文

婵，是武冈人，后来他调走了。新上任的是曾团长，他带了自己的人去，他说我过了假期没返回部队，就把我踢开了。

之后我又到了芷江空军第九总站，当时我有个同学在那里当上级特务使。空军待遇又高了一点，等于陆军中的一个军尉阶级，我一直在空军第九总站负责文书和家具的收发。

后来我就在空军第九总站干地勤工作，一直干到日本投降。芷江是个空军基地，不管白天黑夜，日军飞机都可能来轰炸。芷江有好多防空洞，日军飞机来的时候有警报，警报一叫起来，我们就上防空洞里面躲起来，有几次日军飞机投的炸弹掉到防空洞门边，差点把我们炸死了。

1941年，日军侵犯邵阳岩口铺一带，我的胞弟被日军枪杀。闻听噩耗后，我痛哭悲愤，写了一首诗：“倭寇凶残如虎狼，枪击胞弟实堪伤。此仇不报非君子，炸毁东京把日亡。”1945年1月，空军第九站从芷江迁往秀山。

1945年8月，我随部队由秀山回芷江庆祝抗日胜利。日本投降的前一天，我奉命布置礼堂，安排会场。当时我是个特务使，我们的总站长叫高建明（音），他就说：“刘特务使，明天日军就要投降了，你把大礼堂布置好。”我很快完成了任务。

空军部队在芷江抗战8年，芷江是抗日胜利名城，日军投降到芷江签字的时候，全国振奋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受降会议上，中国是何应钦参加，美国、英国、苏联这三个同盟国每个国家来了一个代表，日本的代表是今井武夫，他代表日本来投降，对于这段历史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

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，1946年蒋介石就正式裁军。我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又没人帮我说话，就被裁掉遣送回家了。部队念我8年抗日有功，发给我1000块钱，但一年就用完了。

抗日胜利回来以后，我就到小学当老师，那个时候还没解放，我执教的是国民学校。在当了两年老师后，1948年我回到家里，在家乡岩口铺镇创办枫北

神秘的芷江机场

芷江机场，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前进机场，盟军的重要空军基地。当时又是军事保密的重点、凡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，都是以“红岩机场”（《中国的空军》1944，第79期P249）、“湘西基地”（《中央日报》（重庆版）1945年5月18日第2版）、“湘西某地”（《东方杂志》1945年5月15日第41卷P57）等代号顶替，给这里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
第六战区策应黔桂湘边区保卫芷江要地协同作战计划（1945年）

甲状况判断

一、如敌进犯芷江，依敌我现态势及过去敌作战（常德及长衡会战）惯技，均有一部兵力向我鄂西（江南）方面积极佯【行】动，牵制我兵转用。查本战区目前兵力甚为单薄，如69A、T9A两个军未能早日调到，则鄂西江南两方面仅30A、39A、66A、92A、及86A5个军，共11个师（江南方面计3个军，共8个师）。除第一线应维持最低限度兵力5个师及江防第二线控置兵团2个师，衡方清乡1个师，共8个师外，所能策应邻战区作战之兵力，似不能超过3个师。

乙方案

二、战区以策应黔桂边区作战，确保芷江要地之目的，准备一个军兵力，适时进出常、桃方面及其以西地区，协同友国侧击夹击西犯之敌，包围歼灭之。

丙指导要领

三、如果以主力由湘黔公路及其以北地区，以一部经由常德会犯芷江，战区即以92A主力，就近协同18A夹击常、桃一带之敌，确定控制常德城及沅江下游水运，协力围歼进犯之敌。必要时，86A（现任清乡）抽调一个师归王敬久指挥，参加桃源近之作战，俾18A全部转用于主作战方面。

四、如敌以主力经由常、桃西犯芷江，战区除适时抽江防军一个军归王敬久指挥外，应就10AG中先期抽集3个师兵力，侧击常、桃一带之敌，并协力王耀武集团之反扑，包围敌人于沅江下游，而歼灭之。86A依状况集结，使用于第二线。

五、战区正面各部队，应适时抽调有力部队对敌积极行动侦察，并牵制敌人。

六、其他后勤等部分，略。

保校，培植青少年，自己兼校长、教师于一身，乐此不疲。

1949年解放，1950年成立了农民社，开始土改，我在土改队的领导下，搞了两年土改工作。由于我在国民党队伍里当过上尉连长，1951年被错划为“历史反革命”。我所在的乡村，文化落后，我想回来教书，把青年的文化素质提高一点。但1951年我还是无故被关押了1个月，饿了3天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我被“黑杀队”无故吊起，关了20多天。

1978年，我得到“平反”，这以后就经常为当地百姓料理红白喜事，写诗撰联，从不间断，足迹遍布邵阳、隆回、新邵三县交界处方圆几十公里。

刘卓成 2012.3.17 于 沅江砂子田

口述五十三

从代兄从军到解甲归田

口述人简介

范章秀，1923年出生，湖南邵阳隆回县人，1939年，被抽丁当兵，在邵新师管区学兵队接受训练。1940年3月，分配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(广西桂林)，成了学校的一名警戒兵，值勤站岗，负责学校的警戒工作。1944年，转至湖南芷江，成为芷江机场航空特务旅的一名下士班长，担负芷江机场的警戒任务，曾见证芷江受降。抗战胜利后，负责从芷江押运炸弹到衡阳，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后，退伍回家，务农至今。



我的老家，在湖南省隆回县雨山铺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历代以耕种为生。我家有两兄弟，1939年我哥哥到了当兵的年龄，那时我还只有16岁，按照“二丁抽一”的政策，政府要征我哥哥去当兵。我父亲身体不好，哥哥是家中务农的主要劳力，我不会做农活，决定替哥哥参军。当时有个叫刘正越的人，介绍我到了邵新师管区学兵队，由于我年纪小，别人都喊我“小鬼小鬼”。当兵之前，我在老家读过“老书”，是老师在家里教，有点文化基础。

所谓学兵队，就是学习当兵，练习当兵。每天上课就是学操、学枪，打靶，或者是到山里去模拟野外战，哪个山头叫什么名字，山头 and 山头之间的距离，地形特点，都是我们期望掌握的知识。此外，就是动员联系抗日，练习演唱抗日歌曲。

我在邵新师管区学兵队当了两年兵，就被调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，即黄埔军校第六分校。我去的时候正逢18期毕业，19期入学，算起来我也是19期的，但是我不是学生，是带兵的军干——练习员。练习员主要为军人服务，给军人当警戒。第六分校是在广西桂林李家村，在桂林南面，离桂林还有十七八里路。我们是补充团，是聘用、补充过去的，由于成绩突出，1941年我被提升为下士班长，1942年又被提升为中士班长，就把我调去看守军备室。

我在那里待了3年，1944年19期毕业后，我请假从桂林坐火车回老家探亲，那时我才当了1个月的班长。在家待了20多天，衡阳就失守了。这时我正准备经衡阳返回军校去，到邵阳东郊时，我被警戒的士兵拦了下来，他告诉我湘桂线已被日军截断，前方已被日军占领，不能过去了。这样我不得不折回，到了天子山。当时空军特务旅正好住在天子山。那里一个姓王的排长说我是逃兵，我说我是班长，他说班长也可能是逃兵，我就把军校证件给他看，这样才消除误会。他说他是芷江空军部队，我思虑再三，最后决定跟他们一路同去芷江，成了芷江机场空军特务旅的一名下士班长。刚开始我们的部队被安置在七里桥一带，后来又搬迁到烟塔寺，担负远东第二大机场（芷江机场）的警戒任务。

我没有上过战场，当学兵和练习员都是在后方工作，都是哨岗。1944年以后，我在芷江飞机场负责警戒，也是岗哨，部队番号是航空特务旅，日军投降后航空特务旅就改为空军地面警卫司令部。哨岗的工作方式，是在隐蔽中工作，只负责警备，不负责战斗，不是空军部队的人不准靠近机场。我们的工

湘桂线

湘桂铁路兴筑始于1937年。最先动工的为衡阳到桂林段，其中黄土井至桂林段由广西征工建筑。先后征调全县、兴安、临桂等11县30余万民工，于该年9月动工兴筑。次年（1938）9月，桂林到黄土井段路基筑妥，10月通车。建设此段铁路，整整耗时13个月。如果算上桂林到柳州段，则总共用了27个月（1937年9月—1939年12月）才完成。湘桂铁路自京广铁路的衡阳至友谊关，全长1043公里。其中衡阳至来宾段608公里，为新中国建立前修建，来宾经南宁至凭祥417公里，于1950年开工，1953年交付运营。凭祥至友谊关14公里于1954年完成，1955年开始办理中越联运。柳州至黎塘135公里，于1985年改造为双线铁路。

空军特务旅

负责国民党政府辖区内各军用机场警卫任务的守备部队的总称。

芷江受降纪念坊

1947年2月，在原受降会场旧址——七里桥磨溪口旁，建成一座“受降纪念坊”。“受降纪念坊”为4柱3拱门牌坊式建筑，通高8.5米，全宽10.64米，中拱宽3米，门洞高3.5米，坊基为水泥筑石墩，上砌砖柱，四方形，水泥敷表，柱面各边宽1.16米。正、背两面均镌有蒋中正、李宗仁、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的题额题联。“受降纪念坊”成为华夏大地上纪念抗战胜利的唯一纪念性建筑。此纪念坊于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被红卫兵拆毁。

1983年5月，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开始修复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，1985年8月竣工。新修复的受降会场和受降纪念坊均保持原有的风貌：受降会场的房屋是从木油坡五四厂内搬迁来的人字架、鱼鳞板外壁，上盖小青瓦，原空军统一格调的营房；“受降纪念坊”，青砖砌成，水泥为衣，嵌有紫色明山石，纪念坊的4柱3拱门上，刻着原有的题额。



芷江受降纪念坊

作就是挖个洞，让身体躲进去把脑袋伸出来，察看外界的情况，像高射炮打飞机这样的事，我们不参与。当时芷江城有很多汉奸刺探情报，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防止汉奸来扰。

1945年日军来投降，我们小队曾担任警戒工作，负责烟塔寺的警戒，也有幸见证了日军投降。当时日军投降的警戒任务，是由中站总负责，而中站队伍又是由一个个我们那样的小队组成的。当时日军的一架飞机来乞降，在空中转了两圈没敢降下来，中国两台飞机升空后确定他们是来投降的，同意他们下来他们才敢降下来。之后这架飞机又升空了，中国两架飞机上去送他们，他们才回去。1945年8月21日，我们在芷江机场的大礼堂见证了日军的投降。

抗战胜利之后，我所在的部队仍在烟塔寺驻留，那里储存了很多炮弹。这时我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，负责把炸弹库里的炸弹押运输送到衡阳。1946年5月，我们送了一次。当时我带了1班人负责押运，1个人监管1部车子，这也是我们

第一次执行押运任务。从芷江送到衡阳，车子开了200多里路，先从芷江开到安江，又从安江开到洞口，再从洞口开到邵阳，最后从邵阳开到衡阳，奔波了4段路才完成任务。第二次押运途中，我向代理官请了个假，我说：“我想回家里去看一下，离这里只有10多里路，回去打个转身再跟你一起上衡阳。”他同意了。第二次送炸弹来后，已经是1946年下半年了，

那时候解放战争已经打响，待在部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，我决定退休回家。

回乡后我一直在家做农活，有时也搞点手工业补贴家用，一直到现在。从我16岁被抽丁入伍，到23岁退伍回家，中间历时7年，这段经历险象环生，我见证了国家和民族蒙难，也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变迁，回忆起来，每每感慨良多。

范章秀
二〇一三、三、十七

口述五十四

滇缅公路上的通信兵

口述人简介



向光礼，1920年出生，湖南绥宁县人。1939年抓壮丁入伍，被分在国民革命军通信兵团第3团第3营11连1排1班，先在云南省政府担任话务员，出来后以民工身份参加滇缅公路铺设柏油的工程，参与了滇越线的通讯线路架设工作。后又在空军第五总站当电话兵，空军司令部当话务员。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，在柳州黄免站，搞线务员架线。1951年回到了家乡从事架线工作，1962年退休。

1939年8月，家乡抽壮丁，我们那个保长跟我家是亲戚，就说：“老弟啊，本来没抽到你去的，抽到的是乡长的侄儿子，结果乡长把他换了，换成了你去。”

那时候我们家还只有三兄弟，我走之后，我妈妈又生了两个。国民党当时的政策是“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”，所以我出去的时候，只算三丁抽一，老二老三就在家。

我只读过3年“老书”，一进去就学《三字经》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”，那个书读了半年后，就读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。后来还学了《幼学》：“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奠。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，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。日月五星，谓七政；天地与人，谓三